

1305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泉州
文史
資料

(内部发行)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泉州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晋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印刷厂印刷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例，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泉州市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一定有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地方史时的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戊戌政变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华侨、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与订正。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目 录

- 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追记……………许炳基（1）
晋江县抗敌后援会活动忆述……………苏秋涛（16）
记晋江县抗敌自卫团……………陈盛明（28）
侵华日机轰炸泉州罪行录……………张仰薇（34）
“七·一六”日寇在永宁的暴行…郑 应 李 扬（42）
金厦沦陷后的开元寺难民救济所……………叶青眼（48）
抗战期间泉州的米荒及其黑幕……………彭田华（51）
抗战初日本特务图闽一阴谋……………黄则盈（57）
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的活动…黄则盈（63）
泉州的女子学校简介……明 诚 胡 卿 整理（68）
晋江县立初级中学早期概况 ……沈玉水 整理（84）
温陵弢社……………唐振裕（100）
泉州泥彩塑史话……………周海宇 林建平（105）
泉州石雕史话……………苏秋涛（115）

- 西医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蔡序恩 陈朝卿 (125)
泉州中医界见闻录………李炳煊 (135)
解放前泉州的疫病………王洪涛 (148)
略述泉州近郊解放前六十年间的旱灾
……………曾连昭 整理 (154)
近代泉州的两次特大洪水………陈 宪 整理 (166)
大革命后泉州三次破迷运动………苏 滔 (172)
晋江县佛教会的活动始末记………鲁 戈 (181)
忆母亲刘瑜璧与泉州妇女运动………陈梅生 (188)
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家吴文良………廖渊泉 (194)
高甲戏著名表演艺术家吴远宋………周成茂 (203)
忆提线木偶戏著名艺人谢祯祥………陈日升 (208)
- 补充与订正 ……………… (214)
- 一、关于《记泉州书店》一文的补充 (韦仲钊)
二、关于《泉州球类运动简史》的一点补充 (曾连昭)
三、关于《解放前泉州电气事业的概况》一文的
一点订正 (王大毅)

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追记

许炳基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末期，由于中朝军民的坚强斗争，迫使美帝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并于七月中旬宣告停战。为了热烈庆贺这一伟大胜利，党中央、国务院发起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各大行政区均设立总分团。这是全国性规模最大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国慰问活动。

我区原“晋江专区文工队”有二十三位同志光荣地参加了这届慰问团。当时文工队刚与晋江县大梨园合并改编为福建省闽南戏实验剧团，因恰逢我省东山岛战役胜利，原文工队的大部分人员奉命抽出来组成歌舞队，奔赴广东省潮汕地区进行慰问。这期间，正值华东总分团筹组之时，华东文化局指示我省以原“晋江专区文工队”的《采茶扑蝶》等福建民间歌舞为主组成一个歌舞晚会参加赴朝慰问。因此，省文化局即将我们从汕头市电调回省。

回泉州后，进行三天紧张准备，留团的不少同志热

切要求参加赴朝慰问，以期深入生活，学习志愿军及朝鲜军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事迹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改造和提高自己。当说明由于名额的限制，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后，留团的同志都毫无牢骚意见，反而于我们出发前夕，组织欢送会，并争相上台讲话，纷纷叮嘱我们要代他们向志愿军表示致敬的心意，以及把学习所得带回给他们。会后大家又争着为赴朝的同志背行李，并沿途鸣放鞭炮，直至泉州车站，上车时彼此握手拥抱话别，许多同志激动得眼泪直淌，这种革命的感情，革命的风格，至今同志们都还在思念着。虽然大部分同志不能直接参加赴朝，但对剧团接受赴朝任务，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都看成是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荣誉，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和全局观念，如今想来是极为可贵的呵！

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从泉州启程到达福州，把准备的节目向省文化局领导汇报，并接受编组，临时与原晋江潘径布袋戏剧团组编为福建省歌舞队，指定许炳基为队长，钟天骥为副队长，陈光永为指导员，尤世赞为秘书，演员与乐员有杜文珍、蔡美佳、杨琼佩、陈贞贞、杨雪珍、黄德琼、孙韵曼、柯达斯、黄祖惠、陈泰耀、洪诗注、黄尚霖、陈渊博、陈汉基、陈德定、于海泉、王显祖、王振权、李双球及布袋戏艺人李荣宗、李伯芬、李武安、李武发、李玉仁、王文钦等共二十九人。八月十日晚从福州出发，十二日上午

到达上海报到。

到上海后，立即投入紧张的节目加工排练，我们原准备的节目有《采茶扑蝶》、《新球舞》、《跳鼓舞》、《花鼓灯》、《跑驴》、《放风筝》等民间歌舞，小歌剧《喜报》，小演唱《晋察冀小姑娘》和《闽南民歌》、《革命歌曲小合唱》等及布袋戏《武松打虎》、《孙翠娥替嫁》等。加工过程中，又向黄梅戏学习《夫妻观灯》、《打猪草》，以丰富晚会节目的内容。加工后，为着把更好的演出质量献给志愿军，又把全部节目在上海艺术剧场实习演出二十场。此外，还听取了有关祖国建设成就的十几个报告及参观访问、与劳模座谈等活动。最后进行组编，华东总分团编为四个分团，福建代表队为第四分团，歌舞队即为第四分团文工团。准备工作就绪后，参加了国庆节游园活动，然后于十月三日乘火车出发北上。因事前接受济南军区的盛意邀请，中途在济南停留十天，向济南军区及山东省、市机关和工厂慰问演出数场，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接待，并游览名胜千佛山和大明湖。

十月十四日从济南到沈阳，与其他总分团会师。十六日下午在东北人民电影院聆听总团长贺龙元帅关于赴朝慰问任务的动员报告，继而又在沈阳进行几场慰问演出。然后，整个慰问团五千余人浩浩荡荡于十月十八日晚七时从沈阳乘专车出发。十九日清晨五

时许到达安东市，我们趁下车休息机会走到鸭绿江大桥头，但见白浪滔天，十分壮观，抬头东望，朝鲜的临江城市新义州的残垣断壁，遥遥在望。鸭绿江大桥把安东和新义州紧紧连结在一起，真是一水之隔、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七时卅五分开始过江，约五十分即抵达新义州车站，受到该市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虽是晚秋季节，但气候已相当寒冷，我们全都穿上毛衣裤或棉衣了，然而欢迎队伍中的朝鲜妇女和儿童们，却大多只穿单衣，边呼口号，边唱歌跳舞，个个精神抖擞，情绪奋发，令人钦佩，真不愧是经历战争考验的英雄人民的气概。

告别了新义州，列车缓慢地向东部元山市进发，由于铁道刚刚草草修复，甚至有几处还因等待铁轨扳正，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路上沿铁路两旁尽是被炸毁的火车头、车厢残骸，弯弯曲曲的废铁轨，以及密密麻麻的炸弹坑，有的弹坑直径几达四、五十公尺，且已积满了水，成个小池塘了。沿途从车窗两旁极目远望，已见不到一座城市和乡村，尽在美帝炮火蹂躏下变成废墟，加以杂草丛生，已无从辨认，只是不时看到美帝的飞机和坦克的残骸，和未爆炸的大型炸弹。目睹美帝摧毁和平城乡的暴行，罪恶滔天，人人发指，个个义愤填膺，更加激起对美帝帝国主义的仇视。二十日经过新安时，停车休息等候前边修路，是日下午曾顺便到附近思井里慰问演出。后即上车继续

前进。

十月廿一日下午一时到元山市附近新高山车站，受到志愿军的隆重欢迎，会后在野地里用午餐，以汽车桶作餐桌，别有一种战地生活的风味。午餐后即转乘汽车前往前线中部地区，一路上桥梁全被炸毁，汽车都是从溪底涉水而过，爬上临时简易公路立即奔驰起来，公路弯曲起伏，路面崎岖不平，颠簸十分厉害，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因此，每上汽车，同志们都是屏住气息，不敢言谈，个个神色紧张。往后，我们每天都得在汽车上生活，也就慢慢习惯，甚至可以纵情高歌了。是晚至夜半一时许始到达一个军部的驻地晚左里。我们稍事休息后，立即被分别接待到坑道里住宿。第二天晚上在军部礼堂举行首次慰问大会，并由上海沪剧团演出《罗汉钱》。第三天白天听取志愿军军政治部张主任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过的报告，晚上由我们第四分团文工团慰问演出。这是我们赴朝的首场演出。由于我们的演出大多是歌舞节目，不受语言的限制，而且富有福建地方特色，深受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欢迎。

廿四日我们四分团随华东总分团的领导前往中部前线的重要城市伊川郡慰问朝鲜人民，该郡党政军民在广场上搭起很大一个舞台，组织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旋即举行慰问大会。当天北风凛冽，气候严寒，大家都已穿上棉衣棉裤。演出时，乐队坐在舞台

上，迎着刺骨寒风，手指都被冻僵，舞蹈演员穿着单薄的服装，也都冻得浑身发抖，因此，临时生起好多个木炭火盆，放置在化装室及舞台后边，藉以让乐员和演员候场时取暖。尽管严寒气候的干扰，开场后，在观众热烈掌声的鼓舞下，演员们仍然情绪高涨，生龙活虎。此后的每场演出，都得经受越来越冷的气候的考验。这场演出之间，有位朝鲜小姑娘，是个小学高年级学生，上台客串舞蹈节目及演唱许多中国歌曲，表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

是晚，我们在舞台后边一间临时搭就的小学教室里参加了伊川郡党政军民举行的盛大宴会。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刚刚停战后，朝鲜政府和人民仍然还住在山洞里，生活尚未得到恢复，因此连宴会上的餐具都无法凑齐，只好用柳枝当筷子，菜肴乃是刚种起来的小白菜、白萝卜、以及白裸、地瓜、豆腐，最后是热腾腾的牛肉豆腐汤让我们下饭。朝鲜的大豆是有名的特产，豆腐做得挺好。为了招待中国兄弟，他们竟不惜宰了一头年轻的耕牛，听说还是伊川郡党委特地研究决定的。我们大家吃了特别觉得香甜可口。朝鲜人爱吃辣椒，每样菜都撒满了红辣椒丝，这是他们的风俗，可我们大多数同志都不习惯，但朝鲜同志很敬意，不吃点怕不礼貌，勉强吃上一口，又都被辣得眼泪簌簌直流。席间他们还撒了满桌子的栗子，真像我们福建人喝酒吃花生一样，同志们吃得很带劲，

朝鲜同志又给我们每个人装满了整口袋。朝鲜是闻名的歌舞之邦，男女老少皆能歌善舞，席间宾主边吃边笑，许多朝鲜同志能说很标准的中国话，能写很漂亮的汉字，并熟悉地讲述着中朝两国的历史，足见两国人民确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传统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酒会中又是边唱边舞，主人们很热情主动，激情一来，站起来就唱，马上又有人和起来，跳起来，有几阵子把我们慰问团的同志全都卷进去，一同跳着朝鲜的民间舞和中国的扭秧歌，一个热潮卷过一个热潮，几乎达到狂欢的境地。朝鲜人民的敬酒方式也很特别，把酒装在大茶缸里，斟满一大杯或一大碗，端起来恭恭敬敬地敬你，我们多数同志不会吃酒，或酒量较浅，加以这酒是战争中农民们积存下来的自制米酒，有点发酵，已有酸味了，很难下口，然而主人盛意难却，不让你喝是不罢休的，为了接受主人的敬意，大家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吞下去，苦在脸上，甜在心间。宴会上边吃边舞，尽情欢畅，直至夜半一时许才结束。我们又乘汽车赶回晚左里休息，到驻地时，因志愿军同志估计我们吃不惯会饿肚子，特地为我们准备着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继续在晚左里进行几场慰问演出，并参加一次授勋大会。我们赴朝前有一条规定，即要让每个志愿军战士看到戏，看好戏，为此，我们特地在招待所为一些多日来日夜勤劳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演出布袋戏。

十月廿八日结束了晚左里地区的慰问，然后四个分团分头出发。我们第四分团与上海杂技团配合，先到梨木亭慰问演出。卅一日转至街田里，首先观看了志愿军文工团演出，并向他们学习节目。十一月一日我们抱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取了师政治部主任报告关于震动中外的丁字山战役胜利战绩，是晚在该处小礼堂演出时，天降瑞雪，同志们欣喜若狂，以极大好奇心跑到屋外，伸出双手，掌心朝天，或捡起大衣拌雪，可是这次是初次降雪，雪丝很细小，像棉絮一样，叫絮雪，轻飘飘地一附着手心或地面立即化水，无法见到雪花的真面目，大家颇觉遗憾。三日，在街田里地区最后一个点乾芝洞完成最后一场演出。

十一月四日，我们转移到最前沿的飞岩里地区，由于前沿地带部队较分散，我们即采取小分队形式分头演出，那怕是最前沿的班、排、包扎所或高山上的哨所，都无一遗漏。我们人数不多，但时常大大超过观众的人数。几天中，我们还分头赴蓬莱湖、远地岘、望远地……等处慰问，一天两场或至三场，又都是清早出门，深夜仍赶回飞岩里休息。为了向志愿军学习，我们利用演出的间隙，进行频繁的座谈访问，听志愿军讲述许多使敌人丧魂落魄的小部队活动的战斗故事，以及捉舌头的动人情景。志愿军勇敢机智，神出鬼没，有胆识、有谋略，他们出奇的战斗行动简直到了神化的地步，我们听了都为之神往，为了把慰问

演出做到深入全面，及时完成演出任务，我们学习了志愿军小部队活动的经验，结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都赞誉我们是华东总分团的轻骑队，在小分队演出中，布袋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十二月十二日，转移到另一个师的驻地长东里。第二天早晨天上下了一阵鹅毛雪，房屋、树梢以及整个山谷全被大雪复盖，像铺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四处一片白茫茫。越日清晨，屋檐下、树干上、岩石旁倒悬着无数的冰凌，这对我们福建的同志来说，可谓一种奇观，也是初次领略到的古今诗人所描写的雪景的美。在长东里地区的慰问活动中，最有意义的是登上丁字山及二八一·二高地参观，听取志愿军讲述战斗中许多传奇性故事，特别是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战士们如何战胜干渴及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品质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们受到一次生动的共产主义品德的、心灵美的教育。在这里我们曾赶往黄普洞参观志愿军文工团的演出，并向他们学习节目。又与上海杂技团赶往晚左里及铁原郡演出，均于半夜折返长东里休息。

十一月廿二日我们又转移到安阳里师部驻地慰问，並分赴新塘里、流洞等处演出。十二月一日在流洞时，我们荣幸地与战斗英雄郭德泰、罗舜誉会见，并举行座谈会，听取了英雄们关于立功事迹的介绍，使我们受到又一次形象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教育和

激励。为了满足志愿军的要求，我们就在流洞住下来，继续演出，二日下午演出一场，晚上因等候远地部队，到十一时，才再开演一场。三日，为了让更多志愿军及时看到戏，我们又从剧场搬到广场上演出，观众约有五千人。在这里，我们又向志愿军师文工团学习《新喜报》，並请师文工团的佐同志指导排练。至五日我们才由流洞回安阳里，参加师领导机关举行的欢送会，並接受师首长赠送用战利品降落伞制成的手帕的礼品。

记得在安阳里有一天听师首长作报告，这时气候已非常寒冷，路边积雪已达平膝之深，气温在零下廿二度，公路上已结了一层很厚的冰，汽车头都得套上保温的棉套，以防汽油被冻结，汽车轮胎上都早已挂上防滑链，但这天从宿舍乘汽车往礼堂的中途，凡稍有陡坡的地方，汽车在冰层上直打滑，都得拿起随带的洋镐扒破冰层的表面，汽车才爬得上去。这时候，真是天寒地冻，我们每个人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全都穿上了，然而在听报告时，仍是四肢麻木，手指都不能动弹，无法写字做记录，而且每隔十余分钟后，就得停下几分钟，全体起立原地跑步，以增进体温，要不然，真是连坐也坐不下去了。我们虽是一边听报告，一边要与严寒的天气作顽强的持续斗争。但当想起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站岗直到深夜的艰苦情景，对比之下，志愿军与敌人斗、与天气斗的坚强勇

敢的崇高形象不禁使我们油然产生崇敬之情。

十二月六日我们从安阳里折回大门里兵团部与其他分团会合，是晚在兵团部澡堂正式地洗了第二次澡。第一次是入朝中期在一个团的驻地的操场上洗的澡，那是用汽油桶架在石头砌成的石灶上烧热水，然后人就直接跳进汽油桶里洗澡，这种罕有的生活情景，却是战地生活的一大特色。兵团部的澡堂里，设备可以，每人一张躺椅，旁边均竖立一只汽油桶，上边生起熊熊的炭火，室内的温度可说相当暖和，然而当走进水泥浴池脱去衣服时，浑身又直打哆嗦。在朝鲜战斗前线，即使像兵团部这样好的澡堂设备，洗次澡也并不简单，首先要与奇寒作斗争哩！如果不是深入朝鲜战地生活，对这一切我们是无从得到体验的。

七日晚我们在兵团礼堂举行慰问演出大会。这是个可容纳千余个观众的剧场，整个舞台设施完整，又是木板地面，与其他单位礼堂一样，也是建筑在山洞里。在朝鲜，到处是地下礼堂，地下坦克仓库、坑道、山洞……等，简直成了个地下世界。在兵团部，有一天我们各分团特别派出代表踩着半公尺深的雪到战地医院慰问了伤病员，九日晚又观看了由朝鲜铁原道艺术剧院的部分同志组织的文工团的答谢演出。随后在礼堂参加兵团部主办的盛大宴会，席间，志愿军首长，和慰问团全体同志及朝鲜同志欢聚一堂，相互祝酒，热气腾腾，全场洋溢着中朝人民深